

〔美〕海伦·凯勒 原著

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



# 我的生活故事

2.45  
44

# 我的生活故事

〔美〕海伦·凯勒 原著

杨卓 刘海蓉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牧 予里

封面插图：辉相 鼎元

## 我的生活故事

[美]海伦·凯勒 原著

杨 卓 刘海蓉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6 插页1 印张4<sup>2</sup>/<sub>9</sub> 字数61,000

1983年3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681—26,480

书号：10096·305 定价：0.40元

## 编 者 的 话

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能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能陶冶人们高尚的情操，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鉴于世界文学名著卷帙浩繁，难于详览，我们特为读者精选出一套《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译丛》。丛书各本，既保持原著的精华，又篇幅适宜，经济实惠。而对于有兴学习外语的读者来说，它们又可以作为理想的参照读物。

这套丛书，采用统一的规格设计装帧，并配有插图，由我社陆续出版。

## 目 次

原改编者的话	( 1 )
第一章	( 7 )
第二章	( 15 )
第三章	( 25 )
第四章	( 36 )
第五章	( 45 )
第六章	( 53 )
第七章	( 59 )
第八章	( 72 )
第九章	( 81 )
第十章	( 94 )
第十一章	( 103 )
第十二章	( 118 )
第十三章	( 135 )

## 原改编者的话

海伦·凯勒是美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她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克服了聋、哑和失明三重残疾，终于以积极的姿态，参加了当时世界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奇迹，单靠她自己的力量当然无法完成。她的老师安娜·萨莉文，正象海伦一样，是个极不平凡的人。是这位年轻的妇女把海伦·凯勒从黑暗中带领出来，使她开始了如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海伦·凯勒于一八八〇年出生在美国南方一个中等景况的家庭里。父亲是一家报纸的编辑。全家人居住在阿拉巴马一个农场里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在她出生十九个月的时候，一场重病使她失去了视力和听觉。一直到将近七岁，她都是由慈爱的双亲来照料的。他们让她在家中享有不受约束的自由。佣人的孩子陪她游戏，而她就象

一个小公主那样高高在上。吃饭的时候，父母从不强迫她坐在桌边的座位上，而是任她围着桌子转来转去，随意从别人的盘子里挑拣食物。由于过着这样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她长成了一个野性子的小姑娘；虽然健康、漂亮、生气勃勃，却是给宠坏了。要是别人拒绝她做她想要做的事情，或是不让她得到她所中意的东西时，她准定要大闹一场。发脾气的时候，她毁坏布娃娃和玩具，撕破衣服和和其它的东西。她能做五十个左右的动作或手势，作为和别人交流思想的手段。她的母亲也能使她明白不少东西。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越来越难以驾驭。她无法理解周围的人在想些什么，时常为此感到苦恼而大发脾气。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个黑暗沉寂的世界继续禁锢她那敏感聪慧的心灵了。难怪后来她把萨莉文小姐到来的第一天称之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安娜·萨莉文来到海伦身边，承担起打开黑暗牢门的重任时，自己不过才十八岁。海伦在家里享受的种种舒适，在她的儿童时代一样也没有

尝到过。她是在济贫院里度过童年的。那时，她受着恶劣的对待，差一点由于疾病和照料不周而死掉。她也几乎失明，后来又恢复到能看书的程度。她十四岁那年，由于视力极差而被送到了波士顿的珀金斯盲人学校。她因此学会了盲文和手语。除了这些经历，她并没有受过特殊的训练，对怎样教育盲哑人一无所知。事实上，这一类训练在当时根本谈不到，也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可以求教；甚至没有人鼓励她去做这样一件普遍认为会毫无结果的事情。在这场教育实验中，她完全依赖自己的聪颖天资，自己的创造精神，自己的勇气、能力以及自己坚强性格的力量。

萨莉文小姐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她必须在海伦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由于海伦的父母不赞成孩子受纪律约束，她只得首先同他们进行一番斗争。不过，他们既然是要孩子受到教育，也明白没有纪律就无法进行训练，所以还是作了让步，使老师得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达到了这一步，萨莉文小姐又同这个野性子的小姑娘进行了好几次真正的较量。暴风雨过去之后，老师的耐



性和功夫得到了报偿。成功地制服了小海伦，她立刻着手教学工作。一旦赢得了海伦的敬意，萨莉文小姐就可以用爱，而不是用威吓来管束她了。

因为没有先例可以借鉴，萨莉文小姐自己创造了一套方法来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她创立的许多方法，正被广泛地应用于今天的外语教学实践，这是很不简单的。她当时就注意到，普通的儿童不是从教室里，而是从家中，从无意识地听到人们谈话的过程中学会了的语言。他们通过提出问题来学会事物的名称；他们模仿成年人的句型来学会造句的技能。到他们最终进入学校以后，要做的事情只是掌握那些规则，用以归纳和概括自己早已运用自如的语言了。

安娜·萨莉文试图以同样的方法，用手语作为工具来教海伦学习语言。下面，你就要读到海伦小姐的自述，其中谈到她是怎样懂得了拼写在手上的“水”字就代表着从她手上流过的那种清凉的液体，从而悟出了手上写字的感觉与周围真实事物的联系。那就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语言这一

概念的情景。从那一刻起，但凡接触到一件新的东西，她都要急切地问出它的名称。她接受知识的速度极快，连老师也差点儿赶不上她了。尽管如此，老师从来不用故意简化的方式同她谈话，而总是使用正确完整的句子，并且要求全家人都照此办理。她也知道，对于写在手上的字句，海伦并不能完全理解。象所有的孩子一样，海伦也只能理解当时使她最感兴趣的東西。那些不理解的部分，就模糊地保存在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等她用得着的时候再回忆起来。从学第一个字开始，过了九个月，海伦便能够用完整的句子写信了。萨莉文小姐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显赫的成效。虽说海伦·凯勒是一个少见的聪颖灵透、奋发向上的学生，可是，她的精神和天才能够获得自由，这个功劳是属于安娜·萨莉文的。

一旦周围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就不再有什么苦恼迫着海伦烦躁不安了，何况她本来就具有善良、随和的性格。由于她是第一个受到完全教育的盲聋哑人，所以被公认为是超出个别范围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她的实例成为教育史上

的一个重大事件。全世界都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有关她的报道。她的教育受到多方资助，世界各地的同情者捐赠了款项和书籍。不仅是教师们，那些作家以及所有关心心灵和精神生活的人们都注意着这位了不起的姑娘和她的了不起的老师。人们见到海伦的时候，都不仅为她的聪明伶俐而惊叹，而且深深地为她的美丽和热情所折服。许多人成为她终身的友人。

亲爱的读者，你将要读到的这本自传体小说，是海伦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写的，讲的是她本人早期接受教育的经历。一九〇四年，海伦·凯勒以优异的成绩从莱克里夫学院毕业。从那时起，她一直从事着一项早在她十一岁时就开始了的有意义的工作——那一年她为了给另一个盲哑儿童筹集教育资金，曾举办了一个茶会。现在，她已经年过八十，她的青春年华都已经贡献给了为其他残废人服务的事业。她到过很多地方，她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她还写过一些其它的书，包括一部为她敬爱的老师所写的传记，书名是《我的老师——安娜·萨莉文·麦西》。

## 第一章

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我出生在阿拉巴马北部一个叫梯斯肯比的小镇上。我生命的开端象别的孩子一样简单。每个家庭的头生孩子都是这样，呱呱坠地，睁开了眼睛，然后便成为全家的宠儿。为了给我取个名字，家里也要照例讨论一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爸爸提议给我取名密尔德莱·坎贝尔，这是他非常钦佩的我们一位祖先的名字。他主意已定，提了这个建议，就不再发表任何别的意见了。妈妈却要我叫她母亲的名字，就是外祖母结婚之前的名字：海伦·埃弗雷特。可是在把我抱到教堂施行洗礼的时候，由于激动、兴奋，爸爸在路上把这个名字给忘了。这倒也自然，因为这不是他自己选中的。当牧师问我的名字时，爸爸只记得我似乎是以外祖母的名字命名的，于是，他便给我取了

外祖母婚后的名字：海伦·亚当斯。

人们告诉我，还在我穿连脚裤的时候，我的好奇、爱动与坚定不移的性格就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无论看到别人干什么，我都要模仿一番。刚满六个月，我就能“喂喂”地向人打招呼。有一天，我竟十分清晰地说着“茶”、“茶”、“茶”，引起了旁边的人的注意。即使在那场夺去我听觉和视力的大病以后，我把学会的其它东西都忘掉了，可是，还能继续发出类似“水”字的音。

人家说，我满一岁那天，就开始走路了。那天，妈妈刚刚给我洗完澡，正抱着我。突然我看到了阳光下在光滑的地板上那婆婆舞动的树影，我挣脱了妈妈的手臂，向那树影几乎是飞跑着扑过去，可刚迈了几步，又害怕了。我摔倒在地上，哭着让妈妈抱起来。

得病以前，我一直住在离祖父、祖母的住宅只有几步远的一间小屋里。小屋前后爬满了葡萄蔓、玫瑰花和忍冬藤，这儿是蜂鸟的乐园，是蜜蜂喜欢嗡嗡聚集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老式的花园就象天堂一般。

可是，这种快活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短暂的春天过去了，那是回响着知更鸟、模仿鸟的音乐般美妙歌声的春天；夏天过去了，那是果实累累、玫瑰花盛开的夏天；秋天过去了，一个火红色、金黄色的秋天。它们都一闪即逝，把大自然的恩惠留给了我这个好奇、欢乐的顽童。然后，是悲愁、阴郁的二月，一场大病夺去了我的视力，堵塞了我的耳朵，使我象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一样没有意识，不省人事了。医生说我恐怕活不成了。然而，一天清晨，高烧突然退去，象它袭来时那样突然，那样神秘。那天上午，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医生在内，都不知道我再也看不见，听不着了。

关于那场大病的情况，我还能模糊地记得一些片断。我记得在我被病痛缠身的日子里，妈妈用充满慈爱的眼光凝望着我；我还记得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后，我转动着两只火辣辣的发干的眼睛，看着墙壁，不愿看灯光。过去我是那么喜欢光亮，如今却觉得它一天比一天暗淡。除了这些断断续续的记忆外，一切都好象不是真的，

只是一场恶梦。慢慢地我熟悉了周围的黑暗与寂静，忘记了它们以前曾经不是这样黑，这样静。这一切一直延续到她——我的老师——到来的那一天。是她，使我的心灵获得了自由。可是，在初到世上的一年零七个月中，我已经见过碧绿的田野、明朗的天空，见过树木，见过花朵。这一切，是接踵而至的黑暗所不能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抹去的。

我记不清在我病后的最初几个月中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只记得我总是让妈妈抱着，要不就是在她干家务活儿时，跟在后面，抓着她的衣襟。我用手触摸着所有的东西，感觉着一切动作，就这样懂得了许多事情。不久，我就感到了和别人交谈的需要，开始做一些手势。摇摇头的意思是“不”，点点头就是说“是”，招手是要别人“来”，挥手是要别人“去”。我要想吃面包，就做出切面包、涂奶油的动作。如果午饭我想吃冰淇淋，就会做出开冰箱的样子，并且哆嗦着，以表示“冷”。妈妈成功地使我懂得了许多事情。当她希望我帮忙拿什么东西时，我总能领会，跑到楼上或任何

她示意我去的地方把东西取来。

对于周围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五岁时，我学会了把收回来的衣服叠起，放好，我还能区别哪些是我的衣服。根据妈妈和姨妈的穿着，我就知道她们要出门了，这时候我总是乞求她们带我一块儿去。每当有客人光临，我就会被叫来陪客。客人们走时，我会向他们挥动着小手。我想那时我大概就知道这挥手意味着什么了。一天，一些先生们来拜访妈妈，我感觉到了有人关前门和其它的一些表明他们到来的响动，人们还来不及阻拦，我就跑上了楼，穿上客人来时才穿的衣服，站在镜子前，因为我知道别人都常这样做。我往头发上倒点头油，往脸上抹点粉，然后往头上罩一块面纱，它盖着我的脸，层层叠叠地披在肩上。又在我纤细的腰上系一个硕大的裙撑，它在我背后几乎拖到地上。打扮好了，我就走下楼来招呼客人。

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别人不一样的，但这肯定是在我的老师到来以前的事。我早就注意到了妈妈和朋友们在需要



别人做什么事情时，从不象我那样打手势，他们用嘴说话。有时，我会站在两个说话者中间，用手摸他们的嘴唇。因为弄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我常常感到很生气。我毫无用处地蠕动着自己的嘴唇，双手乱挥乱舞。我踢蹦着，叫喊着，直到自己筋疲力尽时为止。随着我想要用语言表达自己心声的愿望的增强，这样的事几乎天天发生，有时甚至一天好几次。

父母亲很担忧，也很迷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想让我去上学，可不知怎么样我才能够上学。我们家离所有的聋哑学校都很远，并且又不大可能有谁愿意到梯斯肯比这样一个边远小镇来给一个又聋又哑的盲孩子教书。

在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听说巴尔的摩有个很有名气的眼科医生，他妙手回春，使许多无望的病人恢复了健康。爸爸妈妈立刻决定到巴尔的摩去，看看他是否能给我医治眼睛。

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旅行是非常愉快的。在火车上我交了许多朋友。一位太太给了我一盒贝壳。爸爸在贝壳上钻了洞，让我能用线把它们穿